

文学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

当代中国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最新作品

1997-1999

排行榜

经典收藏

下



当代中国

文学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

最新作品

下

1997—1999

排行榜

排行榜顾问及推选委员会名单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蒙 朱寨 张守仁 张炯 邵燕祥 林斤澜 浩然
顾骥 谢冕

推选委员会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必胜 王光明 王鸿生 白桦 冯秋子 甘以雯 李陀
李洁非 朱向前 朱伟 朱晖 吴思敬 杜丽 陈超
陈晓明 陈思和 陈骏涛 陈福民 杨匡汉 张志忠 张颐武
孟亚辉 孟繁华 林建法 林莽 周政保 於可训 贺绍俊
赵为民 徐岱 唐晓渡 章德宁 楼肇明 蒋原伦 程文超
雷达 潘凯雄 魏绪玉 戴锦华

《北京文学》杂志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联合主办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 排行榜

诗 歌

□西 川

厄 运

A 00000

两个人的小巷，他不曾回头却知道我走在他的身后。

他喝斥，他背诵：“必须悬崖勒马，你脆弱的身体承担不了愤怒。”

他转过身来，一眼看到我的头顶有紫气在上升。他摇一摇头，太阳快速移向树后。

他说他看到我身后的鬼影。（这样的人，肯定目睹过巴旦杏的微笑，肯定听得见杜鹃花的歌声。）

“八月，你要躲避乌鸦。九月，你得天天早起。”他预言我将有远大前程，但眼下正为小人所诟病。

小巷里出现了第三个人，我面前的陌生人随即杳无踪影。我忐忑不安，猜想那迎面走来的就是我的命运。

我和我的命运擦肩而过；在这座衰败的迷宫中他终究会再次跟上我。

一只乌鸦掠过我八月的额头。

我闭眼，但听得乌鸦说道：“别害怕，你并非你自己，使用着你身体的是众多个生命。”

B 00007(身分不明)

电线杆下的长舌妇忽然沉默，
地下火焰的耳朵正在将她的话语捕捉。

地下刮胡子的男人刮得满脸是血。

我们中间消逝的人此刻正在地下跋涉。

我精神的探照灯照见地下那些秘密的、桔红的肉体，也照见我们中间消逝的人：

他偶然攀上墙头，窥见无藁的鲜花，而那鲜花的惊叫使他堕落。

他不知是否回到了童年，他不知这是死亡还是永生之所。

迷路在异乡，风雨在远方，迎面撞见昔日的债主，他一脸笑容掩盖不住惊慌失措。

但是共同的饥饿使他们拥抱，但是共同的语言他们宁肯不说。

走过歌剧院，走过洗衣店，像两名暗探他们混进别人的晚宴，在地下异乡他们找不到厕所。

三名警察将他们逮捕，十八名妇女控告他们齷齪。

他眼看昔日的债主出示伪造的通行证，而他只能掏出一小盒清凉油。

“请收下这微薄的礼物，”他说。但是牢房已经备好。他被蒙上眼睛推进牢房，他大喊大叫我是某某。

等他摘下眼罩他却怒气全消：他站在故乡的阳光的大道。

C 00024

有一朵荷花在天空飘浮，有一滴鸟粪被大地接住，有一只拳头穿进他的耳孔，在阳光大道他即将透明。

天空的大火业已熄灭，地上的尘土是多少条性命？他听见他的乳名被呼喊，一个孩子一直走进他的心中。

他心中的黎明城寨里只有一把椅子，

他心中的血腥战场上摆开了棋局，

他历经九次屈从、十次反抗、三次被杀、四次杀人。

月光撒落在污秽的河面，露水洗干净浪漫的鬼魂。

在狂欢节上，鬼魂踩掉他的鞋跟，厄运开始：

他被浓眉大眼的家伙推出队列。

多年以后他擦亮第一根火柴。

“就这样吧，”他对一只蝴蝶小声耳语。

在蝴蝶清扫的道路两旁，在曾经是田埂的道路两旁，每一个院落都好像他当年背叛的家庭，每一只喜鹊都在坠落。

旧世界被拆除到他的脚边，他感觉自身开始透明。

忧伤涌上他的太阳穴，就像北斗七星涌上屋顶……一阵咳嗽，一阵头晕，让他把人生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

D 00059

他曾经是楚霸王，一把火烧掉阿房宫。

他曾经是黑旋风，撕烂朝廷的招安令。

而现在他坐在酒瓶和鸟笼之间，内心接近地主的晚年。他的儿子们长着农业的面孔，他的孙子们唱着流行歌曲去乡村旅行。

经过黑夜、雾霭、雷鸣电闪，他的大脑进了水。他在不同的房间里说同样的话，他最后的领地仅限于家庭。

他曾经是李后主，用诗歌平衡他亡国的恶名。他曾经是宋徽宗，允许孔雀进入他的大客厅。但他无力述说他的过去：那欠收、那丰收、那乞丐中的道义、那赌徒中的传说，他无力述说他的过去，一到春天就开始打嗝。

无数个傍晚他酒气熏天穿街过巷。他谩骂自己，别人以为他在谩骂这时代的天堂。他贫苦的父亲、羞惭的父亲等在死胡同里，准备迎面给他一记耳光。

他曾经是儿子，现在是父亲；

他曾经是父亲，现在玩着一对老核桃。

充满错别字的一生像一部无法发表的回忆录；

他心中有大片空白像白色恐怖需要胡编乱造来填补。

当他笼中的小鸟进入梦乡，他学着鸟叫把它们吵醒。他最后一次拎着空酒瓶走出家门，却忘了把钥匙带上。

E 00183

子曰：“三十而立。”

三十岁，他被医生宣判没有生育能力。这预示着他庞大的家族不能再延续。他砸烂瓷器，他烧毁书籍，他抱头痛哭，然后睡去。

子曰：“四十而不惑。”

四十岁，笙歌震得他浑身发抖，强烈的犯罪感使他把祖传的金佛交还给人民。他迁出豪宅，洗心革面：软弱的人多么渴求安宁。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岁的妻子浑身粥渍。从他任教的小学校归来，他给妻子带回了瓜子菜、回回菜和一尾小黄鱼。迟到的爱情像铁锅里的油腥。

子曰：“六十而耳顺。”

而他彻底失聪在他耳顺的年头：一个闹哄哄的世界只剩下奇怪的表情。他长时间呆望窗外，好像有人将不远万里来将他造访，来喝他的茶，来和他一起呆望窗外。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发霉的房间里，他七十岁的心灵爱上了写诗。最后一颗牙

齿提醒他疼痛的感觉。最后两滴泪水流进他的嘴里。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死时七十有三，而他活到了死不了的年龄。

他铺纸，研墨，蘸好毛笔。但他每一次企图赞美生活都是白费力气。

F 00202(身分不明)

别人的笑声：别人在他的房间里。他脑海中闪现第一个词：勾当！他脑海中闪现第二个词：罪行！

他用力推门，但门推不开。他拼命高喊：“滚出去！”但他分明是在乞求：他唱过太多的靡靡之音。

进不了自家的门，好像进不了说话的收音机：好像每一件事物都在播音，他甚至听到肚子里有人在行酒令。

来了满街的裁缝，来了满街的保姆，他们劝他“忍着点儿”。但他硬是把手指抠进咽喉，命令肚里的家伙：“滚出去！”

一阵呕吐让他清爽，一只死耗子让他绕行。他追上快乐的人群，进入百花盛开的园圃。他听到众人喝斥：“滚出去！”

（哦，谁能代替他滚出去，他就代替谁去死。）

天空飘满别人的云朵，他脸上挂着别人的石灰。城门洞里牧羊人吃光了自己的羊群，他递上手绢让他擦嘴。

他再次回到自家的门口，听见房间里的笑声依旧不息。他再次高喊：“滚出去！”回答他的也是“滚出去！”

“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这声音重复三遍以后听起来就像一首诗。

G 00319

让他那习惯于优雅问候的耳朵去倾听人类的呻吟还不如将他的耳朵割去。他碰巧打开的一本色情画报刺激他强烈地赞美一夫一妻。

可有时在梦中也会有陌生女人叉开两腿向他暴露那春天的桃花一朵，于是醒来他焦灼地要求自己相信他是遇见了理想的化身。

他小学不曾学会随地小便，他中学不曾学会藏起日记。他从历史中学会了望梅止渴，他用心灵之风来调节四季。

当他难过到极点他就让生命中断，他就倒在会场上、广场上或办公室里。他以招之即来的疾病作武器赢得一生无愧于良心。他以父母所给的躯体小心潜泳于生活的汪洋只偶尔到水面换口气。

全世界都在下雨，全世界的阴谋家都摆好了照像的姿势。

晚年，喜鹊落在他的阳台上歌唱了一星期。他久无音讯的叔父变成一笔丰厚的遗产渡海穿山找到他家里。这足够他在苍蝇的嗡嗡声中独善其身，这迫使他反复察看门窗是否关紧。

六十岁，他开始研读各民族的医药经典。

七十岁，他关心永恒和灵魂诸问题。

H 00325

生为半个读书人他依赖于既定的社会秩序，而他的灵魂不同意。

他若突然死亡，一群人中间就会混乱迭出，而对此他的灵魂恰好充满好奇。

在一群人中间他说了算，而他的灵魂了解他的懦弱。

他在苹果上咬出行政的牙印，他在文件上签署蚯蚓的连笔字，

而他的灵魂对于游戏更关心。

在利益的大厦里他闭门不出，他的灵魂急躁得来回打转。

水管里流出的小美人儿让他发愣，太美的人儿使他阳痿，而他的灵魂扑上去。

他必须小心掩饰自己的心跳，他的敌人要将他彻底揭穿，而在两者的灵魂之间建立起友谊。

他从权衡利弊中学会了抒情，他率领众人歌颂美好的明天，而他的灵魂只想回到往昔。

回到夜晚九点的江上扁舟，回到清晨六点的山中小径，而他不能这样做。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毁了他一个下午的好心情。

他放下电话，眺望日落处绵亘的群山，一群他猛然想到的野兽惊得他冒出一身冷汗，

而他的灵魂正在长出锋利的犬齿。

I 00326

他本应该出生在 19 世纪，他娟娟的字迹不会缺少游山玩水的知音。

他本应该出生在俄国，本应该在普希金的花园中静候冰雪的少女。

但是生活叫他心慌意乱：他看到起皱的云团，

他看到扯断的草茎上流下乳白色的液体。

一个小黑人儿在他脑子里拳打脚踢。

当大多数城市里的孩子吹着口哨落户 14 世纪的乡村，他的父亲把他引上 21 世纪的锦绣阶梯，而他多想赶走 20 世纪的灾难之星。

思想在肢体里蔓延，思想的鸽子卷入火把的骚乱。他在一个

满月的夜晚喊哑了嗓子。

历史、人生，凝缩为一纸判决。他本应该死在 1976 年，但死神接住了射向他的子弹。

他好像从茅坑上一下子站起，眼前闪烁着自由的金星。

大难不死。梨树在秋天开花。普希金在镜中怪笑。

从此他饮最醇的酒，从此他骑最野的姑娘。他逆着时代的风向起飞，俯身看到黑压压的羊群在旷野上举行一场怀旧的音乐会。

他本应该像风铃一样歌唱，可是他像风筝一样沉默。

他本应该像穷人一样被乌云打得鼻青脸肿，可是他像 XO 一样成了白云的主人。

J 00568(身分不明)

一个纸人，在墨水里泡蓝。

一个纸人，在晨光中晕眩。

他有了影子，有了名字，决心大干一场。他学会了弯腰和打哈欠。

他寻找灵魂出窍的感觉：“那也许就像纸片在空中飞落。”

他好奇地点燃一堆火，一下子烧掉一只胳膊。

他必须善于自我保护，他必须用另一只手将命运把握。

教条和习俗拦住他，懒散的人群要将他挤瘪。

他试着挥起先知的皮鞭，时代就把屁股搬到他面前。

在第一个姑娘向他献花之后他擦亮皮鞋。但是每天夜里，衬衫磨擦出的静电火花都叫他慌乱。

他慌乱地躲进书页，他慌乱地掉进纸篓；他在纸篓中高谈阔论，他把慌乱转变为挑战。

挑战那些血肉之躯，用纸张糊一把纸人的安乐椅。

他模仿人类的声音，他模仿人类的雄心。

如果你用针来刺他的手指，他不会流血；如果你打击他，实际上打击的却是别人。

K 01704

谦卑是惟——种不能赢得爱情的美德。

忍耐最终把自己变成——幢无人居住的大厦。

比如这个人，把沉默闭在嘴里，避政治的刑罚。数十个年头，在红色首都，为了爱一个女人他需要自由。

他看到无聊的女性在身边走动，而那伟大的女性引领别人上升。

伟大的女性如同幻影。他攀上幻影的楼梯，他犹豫再三去造访那幻影一家人，开门的小姑娘说：“你敲错了门。”

踟蹰在两个家庭之间，四季的风景越来越平淡，只有风雨中淫荡的幻想越来越灿烂。

一个孤独的公子哥荡起地狱里的秋千。

杯中的茶水凉了，旧相册不翼而飞。他的心脏发出怪声，他的梦境推向剧终。他死在妻子的身边：一具尸体那是我们的老孟。

他化作一个佝偻的幻影，至死没有交出爱情的黑匣子。

现在他已可以飘入那伟大女性的高楼上的窗口。这就是老一代的风流韵事，只有傻瓜才为之心痛。

L 01933

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小个子男人走起路来一摇三摆。

这个后来死于抒情的小个子男人在办公室里插满鲜花。

早年不曾得到的东西他都要——自我补偿；早年的屈辱成为他俗艳一生中最动人的篇章。

时代需要小聪明：觥光杯影，他躬逢其盛；而智慧何用？智慧只适用于那些荒山秃岭。

他穿梭在要人和女人之间，他浪漫的鼻头微微发红。他惟一的仇人是他的妻子，老式婚姻妨碍他的前程。

他打好领带，喷好香水，等待着，盘算着，要在天安门广场的十万人舞会上独占衣衫单薄的舞会皇后。

夏日炎炎，夜晚闪烁流星。他打死一只蚊子，飞来另一只蚊子；一个男人来到他面前，向他宣布组织的决定。

好运走到了头。四十岁，他看到了死亡。组织明察秋毫：他刚刚猥亵的女人相貌平庸。

他爬上百米高的烟囱以消散胸中的郁闷，险些化作一阵浓烟飞上苍天。他向苍天发誓绝不自我否定。

但最终在一次飞行中被苍天所否定。

M 02345

他印象中的贤哲无不眉宇英俊，而他容貌粗糙，怎能跻身其间？他惭愧地离开人群步入荒野，不期然来到自己的坟前。

惊醒在夜半的人打开所有的灯盏，可灯光所照亮的并非他的家园。

谁这世界的主人？他使用着谁的躯体？欠账的一生大限将至，他用欠账的灵魂做出判断：

一个书呆子，既无足够的灵巧以向鹰隼表示谦恭，亦无足够的偏见以向鹰隼表示傲慢。他问鲜花被什么所激怒，怒放到极致的鲜花给了他不祥的预感。

当国家贫穷到只剩下争斗，他那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妻子死于暴徒的乱棍之下。

从穷山恶水的流放地归来，他的第二个妻子在洗澡。但他已

无法生活因为他思想；他时时孤单因为他怀念。

万物的阴影横卧大地，一团乌云涌进他的嘴里。月光意味着遗忘，清风意味着仁慈。

身边打呼噜的女人意味着历史在继续。

而他的意志被剥夺，却不知剥夺其意志的究竟是何人。

N 05180(身分不明)

小的是美的，小的是干净的，小的是安全的。

像鸡蛋一样小的，像钮扣一样小，更小，更小，最好像昆虫一样盾身于透明的琥珀里。

毛巾上滞留着他的汗渍，草叶上滞留着他的脚印。他并非不能制造垃圾，只是不想让自己成为垃圾；他通过缩小自己来达到目的。

尘土扑了他一满脸，他缩小一下。

走在路上，想起一个笑话，他哈哈大笑，他缩小一下。

孩子们用放大镜聚集太阳的光芒，他一闪身躲过那滚烫的焦点。但他的身上还是冒起了青烟。

他已不辨方向，他已不辨物体。他爬上火车的额头，幸好那冒失鬼一动未动。

世界之大全在于他身子之小。他愈贴近大地，便愈害怕天空。他冒险抓住生锈的弹簧，

他心满意足地在落叶下躲雨。

没有朋友，没有敌人，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孤独的蛋糕。

没有任何禁区他不能进入，没有任何秘密他不能分享。但太小的他甚至无法爱上一个姑娘，甚至无法惹出最小的麻烦。

O 09734

他出生的省份遍布纵横的河道、碧绿的稻田。

农业之风吹凉了他的屁股。他请求庙里的神仙对他多加照看。

他努力学习,学习到半夜女鬼为他洗脚;他努力劳动,劳动到地里不再有收成。

长庚星闪耀在天边,他的顺风船开到了长庚星下面。带着私奔的快感他敲开尼禄的家门,但漫步在雄伟的广场,他的口臭让尼禄感到厌烦。

另一个半球的神祇听见他的蠢话,另一个半球的蠢人招待他面包渣。可在故乡人看来他已经成功:一回到祖国他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实行起小小的暴政。

他给一个个抽屉上了锁。

他在嘴里含着一口有毒的血。

他想象所有的姑娘顺从他的蹂躏。

他把一张支票签发给黑夜。

转折的时代,小人们酒足饭饱。他松开皮带,以小恩小惠换得喝彩。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横尸于他的乡间别墅,有人说是谋杀,有人说是自裁。

P 09772

缺钙的童年。缺铁的青春。记忆中没有月光。

睡梦中没有来世。

大自然奇怪的声响已经够多,只是他的听觉趋向于迟钝。

他叹气，他发怒，他拖着墩布穿过不见天日的走廊。无名的烦躁啃咬着他人生的中年，仅仅为了恢复体力他才露出笑脸。

他那被烟草薰黄的手指养不活花朵。他给野草浇水不曾想又把大地惹火。大地颤动，开裂，树木卷起疯狂的巨浪朝他涌来。他逃出倒塌中的城市！哭得星星坠落。

但是火的雕像、水的图画并未赋予他第三只眼；他被阻止的幸福阻止了他蒙受更大的苦难。

他像猪一样等待被宰杀，他像涂鸦一样等待被抹去，他像桔子汁一样等待被吸饮。

他神态无辜好像世界在犯罪。他长出男人的乳房，把世界变成一个色鬼。

不做噩梦，不看太阳，不争善恶，不作打算。

他一边咒骂着米饭中的老鼠屎，一边把自己吃得大腹便便。

Q 10014

他说：

“世界需要想象力。每时每刻，世界都在想象它自己：红色的夜晚，绿色的白天，莺飞草长，英雄辈出……”

“世界需要想象力。当我按照父亲的想象长到身高九尺，父亲就赏给我一百两黄金，我想象用它来拯救全世界的受苦人。”

“我悬赏全世界的受苦人献出梦想，全世界的受苦人要求打倒反革命。为此我首先拯救我受苦的姐姐，我把我姐夫关进了监狱。”

“那时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我想象着我姐姐的春天，遇到我自己的女人。那时节乌鸦南飞，形势大好，我儿子便呱呱坠地。”

“为了防止敌人的反攻倒算，我把我儿子藏进地下室。但是在那里我发现了我死去的父亲：他不开灯，不睡觉，不生病，也不离去。”